

金克木

上海三联书店

著



书 物 白

不论讲什么中国、外国、古代、现代哲学思想，若忘了中国还有以亿计的还在忙于吃饭而且还不识字或识字而不读书的人的思想实际，讲多少豪言壮语、微言妙道，恐怕都是不中用。

在识字读书人的圈子里拉





書城
物白

金克木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櫓 櫓

书 城 独 白

金克木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25插页:1 字数:57000
印数:1—1600

ISBN 7-5426-0500-3/G·78

定价: 1.60元

前 言

这里的十二篇小文都是在《读书》上发表过的。随写随登，不料竟够一本小书。上海三联书店愿意出版，于是当初随手写上的标题“书城独白”成为书名。本来用不着加上什么多余的话，可是又觉得不能不向读者老实交代几句。

从孔老夫子讲“正名”起，我们的祖祖辈辈就讲究名义，习惯于“顾名思义”。可是到我这一代，现在也可算是老一代了，名和义有些脱节了。这些文登在《读书》上，其实我早已不读书了。读应该是过去时。好在汉语动词不分时态，可以蒙混过去。说是“独白”，不假。但“书城”不真。我没有被困在书城里。

和书结缘，我也许可算从小就开始。家里的书不多也不少，有几十箱吧。“光复”即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孙中山宣布建立民国。又一年，我父亲病故，全家流离颠沛。我的摇篮据说就在书堆里。到十七岁离开家，我和那些书告别了。书很杂乱，也没有什么珍本。不过有的书恐怕现在不容易找到了。例如《闾墨》，即《儒林外史》中马二先

生的同行所编选的八股文考卷。还有石印的《富强斋丛书》。至于小本大字的《劝告国民爱国说》、《劝告妇女放足说》之类，现在比经史子集更稀罕吧？

假如“书城”像打麻将摆的“方城”那样，我家里的古老书籍碑帖夹新书算是第一面墙，倒塌不见踪迹了。第二面墙是我在北平（北京）捡的破碎瓦。那时没钱买书，看书只有依靠公共图书馆。不能不买的外语字典也只是别人用旧了的，从东安市场旧书店里找到的。几次凑成的成套书，例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三部曲的英译本，就算是我的宝贵财富了。芦沟桥一声炮响，我匆匆南下，选了十几包书托友人从邮局寄去。后来听说是不能挂号，所以我始终未收到。这一堵墙还未砌起来就消灭了。

抗战时我跑了一些地方，买不起也无处存放书。然而竟有半年我真像住在书城里。那是在湖南大学的临时搭成的小木板房里。有位同事家眷未来而书来了。他的一间小房容不下，便堆进了我的屋子。一箱又一箱，多半是他在欧美买了带回来的吧。这位教授的书把我困起来了。暑期我离开，秋间回校一看，连房子都没有了。原来日本飞机不知何故忽然光顾偏僻的湘西小城辰谿乡下，投几颗炸弹送给流亡的湖南大学。于是别人给我搭的书城的墙又化为灰烬了。

第四面墙是我从40年代起又自己一砖一砖砌

的。从印度托运回来几箱书，又在武汉、北京稍稍聚集了一些。碰巧买到几函日本版《大藏经》和金陵刻经处刻印的旧书。不料“史无前例”，我自己把许多书送去废品收购站七分钱一公斤出售化为纸浆了。原因是我搬家让房，住进两间小屋，原来经过自称“儿童造反队”的几位小将检阅后乱堆在一起的书无处可堆，只好和我本人一样照废品处理了。

假如书城像万里长城只有一长条，我现在的书也就是在大半颓圯之后新修起来的一个旅游点了。我本来没有好好读过书，现在眼花耳聋更加与书无缘，书多书少书好书坏都不过是摆摆样子装装门面而已。想起从前读过的书，偶然翻阅新出的书，顺口溜出一些话，也不过是自言自语罢了。

这样的书城，这样的独白，还要污染别人的耳目，只有预先告罪。话说回来，废物尚可利用，垃圾里也许还有点针头线脑，倘若我这些呓语还有一二可取，能不受斥责，或者竟能偶尔博得点头而不是摇头，那我就预先谢谢了。^[1]

1990年终

[1] 还应说明：第一篇原是《旧学新知集序》中的一部分，因该书迟迟未能出版，故独立发表，并注明作于1985年终。其余十一篇都是1989年至1990年写的。

目 录

前 言	1
读书——读语言世界	1
谈“天”	8
“律”的符号世界	16
烽火·鸿门宴	21
“道、理”·《列子》	27
虚字·抽象画·六法	37
台词·潜台词	47
古“读书无用论”	58
食人·王道	66
日本是怎样现代化的	73
小人物·小文章	82
说“梦”	87

读书——读语言世界

我从小到老学语言一种又一种，兴致不衰，但是没有一种可以说是真正学会了，自己嘴上讲的和笔下写的中国话也在内。语言究竟是怎么回事？越学越糊涂。就广义说，语言是交流信息的工具。那么动物也可以说有语言，甚至植物也在互相通过香气之类中介交流信息。太阳、星辰、河外星系都在不断地向我们发信息。但是语言总是指人类的语言，这不仅仅是中介或工具。人类社会创造了商品，却又产生所谓“商品拜物教”。是不是有“语言拜物教”？不敢说。人能创造工具，但工具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独立于人之外。好像上帝创造了人以后，或则说人创造了上帝以后，被创造者就不完全服从创造者，创造者就不能完全认识被创造者了。于是被创造者往往还会支配无知的创造者，创造者会受被创造者支配而自己不知道。这个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造物）的关系是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也是自然界对自己内部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关系。人类语言是特殊的工具，是特殊的通讯工具，是特殊的交流信息并能指

使行动的中介。一个人对自己讲的话也不能知道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说，只能知道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完全知道别人听了以后所理解的意思。一句话讲出以后就不属于讲话的本人了，也就是独立出去了。这好像人类创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不能由自己意志去支配它们一样。浮士德召了魔鬼来，就得受魔鬼支配。问题在于他和魔鬼之间订下的是什么契约。这往往自己也不知道。语言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魔鬼。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和它订下的是什么样的不可抗拒的契约。弄清楚了，我们便能支配魔鬼了，也算是得救了吧？

我小时候读过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译的拜伦的《哀希腊》诗的一段，至今还记得：

“马拉顿山前啊，山容缥缈。
马拉顿山后啊，水波环绕。
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大概是从日文转译的，很不准确，但仿佛是拜伦化身为梁启超用汉语曲调重写的，写给清朝末年的人读的。当时英国诗人拜伦的声名从欧洲各国一路响到了日本和中国。苏曼殊的诗句有“独向遗编吊拜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现在更为大家熟悉。可是拜伦的诗却长期没有译出多

少。等到出来了很忠实的翻译时，拜伦的诗已经不能那么激动人心了。

郭沫若译的歌德的《浮士德》的开篇独白那几句，我小时候读过，也至今还记得：

“哲理呀，法律，医典，
甚至于神学的简编，
我都已努力钻研遍；
毕竟是措大依然，
毫未见聪明半点。”

这像是郭沫若自己化为歌德用汉语写下的。可是后来的较谨严的翻译却不像这几句容易为我记住。这也许是先入为主吧？

梁译拜伦有点像曲子，郭译歌德有点像顺口溜，都不像翻译，不用对照原文也能想到是译者重作。鲁迅和周作人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完全不同。那分明是日本人在说汉话，或则不如说是我们可以从汉文读出日本话。这也是我小时候读过至今印象还深的。这有点像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的佛经，让人由汉文读出原文。旧译白话《新旧约全书》也类似。这是叫中国读者用汉语讲外国话，同梁启超、郭沫若叫外国人讲中国话恰成对照。两者各有千秋，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翻译。

我举幼年所读书的例子，想说明语言和文体能显出不同花样，使知道世界不多的孩子发现不同的语言世界。实际上不仅是不同语言、不同文

体能表达或使人感到不同世界，整个语言就构成一个比我们直接由感觉得到的大得多的世界。例如一间“房子”、一个“人”，我们决无法同时见到对象的全面，但语言却使我们不经过拼凑就得到一个整体。夜间望天上的星可以得到一个感觉世界，由银河、星座等说法又可以得到一个有组织的由语言表达的世界。语言世界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却是一个可大可小超过一个人直接感觉所得的世界。这是人类的一个个群体各自共同创造的，有变化的，有复杂系统组织的，大小不定的，大家共同而又人人有所不同的世界。婴儿生下来先进入感觉的世界，接着一步步进入语言的世界。一座舞台，一眼看去是一些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东西，只有语言能说出其中的门、窗、桌子、椅子、人等等。走出剧场，不见舞台，用语言能复述出来，唤起或则再造印象。从来没有直接感觉到的东西也能经由语言而知道，例如地上的南北极或则天上的“黑洞”。我们感觉所得的是一个零碎的、片面的、系统不完全的、得不到整体的世界，但我们所创造的语言世界却总是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它不如独立于其外的世界那么大，但它总是比任何一个人所能感觉到的世界大。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语言世界之中。彼此处在一个共同世界中，但各自的世界却是交错的，不是等同的。缺少听说语言能力的人、动物、植物以至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交互传达信息关系不属于人类语言这个

层次。对一般人来说，一个人既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又生活在一个大家共同而又各有不同的语言世界中，无论如何出不去，自己困住了自己。不可言说的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是另一回事。

语言化为文字，换了符号，成为文本或一本书，又出现了另一个语言符号世界。书本世界不能完全符合口语世界。书本被创造出来以后自成一个世界，自有发展并且限制了进入其中的人。人进入书本世界以后常常通过书本认识世界，和通过语言认识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可大可小的。它不是一个人单独创造的，也不是人人相同的。

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讯(交流信息)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和小孩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不一样。讲共同的天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

等等也是这样。不同的语言说着不同的世界，或则说是宇宙的不同世界形态。所有的各种世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你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它对你就是封闭的，似存在又不存在，没有意义，你从中得不出信息。任何人都能看见一个数学公式，但只有进入那个数学领域的人才认识那个公式，其他人只见到一排符号，站在无形的封闭的世界外面，不得其门而入。

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后一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话一样，不止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认识的人只知道外形，对认识的人就知道他的或多或少的事，也就是这个人的世界。严格说这只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自己组合起来的那一部分，不是那个全人。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造成一个世界。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来源，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这些都可以用读书来譬喻。从一个个字和一个个句子结合读出整个文本

的内容，也就是由解说构拟出一个世界。有各种各样语言（口语、书面语、数学语言、艺术语言等），有各种语言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世界中；有的人的世界层次少，有的人多。

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这真是如《楚辞》的《九章·涉江》开头所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可惜我把语言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现实生活世界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注释的书，而且对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九连环，不知道这个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世界。

谈 “天”

天，我们天天见到，从来不大注意。古时人对天很熟悉，越古的人越熟悉。最大的世界叫做“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叫做“天子”，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不知道”是“天晓得”，如此等等。从“奉天承运”的皇帝到喊“青天大老爷”的老百姓，无人不知“头上有青天”。

现在不同了。大概至少从“五口通商”（即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成果）以来，现代城市勃兴，高楼林立，越过越高，越多，把天都遮住了。而且地上灯火辉煌，天上一片黑暗。因此，古人所熟悉的常识，我们生疏了。于是古书更难读了。那个古代语言文字世界里几乎无处不在的“天”，古时人心中记着，我们忘了。我们到“广阔天地”的农村里，没有高楼挡住天了，可是我们埋头种地，低头“反思”，很少抬头望天。古人古书的老朋友是今人的陌生人了。

《尚书·尧典》虽然不是最古的书，却是了解上古的书的一把钥匙。《史记·天官书》大概是失传的甘氏和石氏《星经》的遗留，错漏难免，却是秦

皇、汉武时期一般天文常识的专家表述，又是了解古人古书说的“天”的另一把钥匙。这以后天文越越专门，观测“天”成为专职官吏和民间专家的事。一般人的，包括读书人的，“天”的常识一直停留在战国、秦、汉的这个基本点上，没有随着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而发展。古人不是照现代天文学那么思想的。

《楚辞·天问》问的是历史的“天”。《荀子·天论》论的是自然的“天”。《荀子》讲的“天”是“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这几句是接下去说的一些话以至全篇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是那时古人的常识。所谓“上知天文”指的是人对具体的天象的系统化了解，包含后来所谓历法、气象以至人事安排（社会结构），直到现代哲学所谓宇宙观、本体论，即对于整个宇宙或说全体自然和人的总的概括理解和表述。照《荀子》所说，这就是：星→日、月→四季→阴、阳→风、雨→万物……

那时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当时古书中说的天，是什么？是日、月、星，是最大的全体。在空旷地方，躺下望天，这就是人能够见到的最大的东西。没有更大的。所以《说文解字》说“天”字是“一大”。在人能上天以前，无论登多高的山也看不到天那样大的一片空间（当然“坐井观天”除外）。即使到海上，一片汪洋，够大了，可是一眼望去只能看到一面，不能同时看到四面八方，而且还是水

天各占一半。唯有天，卧地仰望，一眼可见全部各方。这全体就是天。天不是天空，不是指那个常常变换颜色的一片（《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也不是日月星活动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这些的全体，和地相对的全体。地的全体不可见（人不能上天），靠天来对照。抽象的空间概念是在具体的实的空间的认识之后的。实的空，如同可以装实物的空罐子，到处可见。抽象的空是推论出来的，所以认识在后。古人由天而知地的全体，又由地而知天是实的，都和今天的人的看法不同。

古人抬头看天，不仅是好奇，更重要的是用来帮助生活。日出日没算一天，叫一“日”，是具体的一个时间单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月的圆缺循环差不多三十日，算一个“月”，是较“日”更大的时间单位。为了采集、狩猎、耕种、畜牧，要知道植物动物生长的季节，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北温带要知道气候变换，分出寒暑四季。这用日月的变换不够了。这只有靠星。先分出五颗行星和恒星，再发现日、月、行星在列星中的方位变化。在一定时间（昏、晓）定向观测一定的星才能用来定四季。这星的周天一循环就是一年（由节气计算的太阳年或恒星年）。最早的历应当是星历。不一定是颗星，可以是几颗明星。例如《尧典》：“日永（夏至）星火”，“日短（冬至）星昴”。又如古埃及用天狼星的出现时间方向定尼罗河涨水的时期，这是